

著名學文界世

№. 1008

元配夫人

著原珠珍賽
譯孺長唐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研究系列

元配夫人

李碧山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元配夫人

The First Wife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三 角 五 分
原 著 者		Richard J. Walsh
發 行 者		朱 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328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87

元配夫人

譯者的話

本書的作者，就是曾因發表了大地一書成名而獲得一九三八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賽珍珠女士（Pearl S. Buck）。賽女士是專以中國社會狀況爲寫作題材的一位美國作家，而尤以描寫平民生活農村景象爲深蒙人爲人所稱道，讀者自能從本書各篇中窺見此種作風的一般。

本書是她一九三三年在倫敦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說集，其中一共包含了十四個短篇，由於性質的不同，初分爲三部：上部「舊與新」（Old and New），共六篇，是描寫新舊兩潮流的衝激；中部「革命」（Revolution），共四篇，是描寫亂；下部「水災」（Flood），共四篇，是描寫一九三一年長江大水的農村慘象。

首篇元配夫人，是敘述舊時代下的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遭受留學回國後的丈夫的遺棄，而終於被迫自縊而死。古語云：「糟糠之妻不下堂。」而今不但說是「下堂」，甚至還迫着她走上自殺之途。作者在本篇中指出這慘劇的造成，並不是因爲誰的錯誤，却是由於新舊思想的不能調協。這說明了舊的一切，已不適合於現代的中國了。

老母雨、天雨兩篇，也同時寫出兩個青年，在不同的場合下，和舊勢力發生了正面衝突，一個佔了優勢，一個慘遭失敗。然而這失敗却造成了革命的肇端，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大地的主角王龍，又在王龍一篇中露了臉。本篇顯示當年革命的狂瀾，雖如王龍那樣一個村裡野夫，也被捲入了它的旋渦。

共產黨員，是暗示着中國在革命期中政治思想的轉變。同時當初那種排外思想，在晏神父一篇中瞧得很清楚。新馬路是象徵革命的一條康莊大道。

逃荒者和父與母兩篇，所寫災黎慘狀，陰黯悽惻，賺人眼淚。這些都是值得一讀的成功作品。

在她的作品中，雖有時描寫人物，未免刻劃過深而深於典型化，但我們不能否認她觀察力的深入，和同情心的博大。同時她處處顧到現實，作時代的反映，不但改變世人對於我國的感觀，並且給予青年們一種啓示和「活力」。

這本集子除上部有幾篇已譯成華文散見各處外，大多均未譯出。譯者化了兩個月的工夫，把全書逐譯完竣，原本尚有Richard J. Walsh所作序文一篇，因篇幅過長，祇能割愛。惟倉卒付印，疏陋難免，深望讀者諸位不吝指正。

譯者一九三九，八二〇於上海。

目錄

譯者的話

上部 舊與新

元配夫人.....一

老母.....三五

花邊.....四五

勃谿.....五四

歸國.....五九

兩天.....七五

中部 革命

王龍.....八三

共產黨員.....九七

晏神父.....一〇四

新馬路.....一二四

下部 水災

春荒.....一二七

逃荒者.....一二九

父與母.....一三二

大江.....一三五

上郎 舊與新

元配夫人

這天李茶商正等待着他的獨生子從海外歸來。這青年離國已有七年了。這時，他爸、媽、妻子以及他的兒子、女兒都在家裏等候他們。已有七年不見他了，各人的心中全在盼望着這位青年的到臨。這市鎮既不近海，又無鐵路，誰也不知道他究竟什麼時候會到。這是一個又偏僻又幽靜的小市鎮，在遼闊的平原的中心，田地就在一條迂迴低淺的小河邊，兩旁羣山環繞，山坡緩緩向上伸展，但漸漸險峻，矗入雲表。那些小山上種滿了茶樹，因此，這市鎮便產茶。

冬季河水低落，這地方的人民可說是和外界完全隔絕，除了一些騎着馬匹或是乘着羊角車的旅客們從崎嶇小道緩緩而來。現在正當夏季，雨水豐澤，河流高漲，小小的帆船可以從一百哩外的海口駛來。這位茶商正期待着這樣的船隻把他的兒子送到。可是時刻是沒有一定的，這要看順風，還要候海潮。不過在今天下午或是黃昏時分總會來到。如果遇着順風，則他來的格外快些。他們老早就扮好了坐在那兒儘等着。

老爺靜坐着，他是一鄉的仁慈長者，他從祖上承受了很多產生著名香茶的茶地。還有一片茶葉店，架子上滿擺着數百年來茶葉錫桶，全裝着各種不同的茶葉。全鎮的人都佩服他的議論，他是頗有人望的。這時，他坐在客堂中間方桌右邊的位子上。今天因為是他唯一的愛子將要到家，他穿了一件青緞圓花馬褂，一件古銅色的網袍。他看去是瘦削而蒼白，烟容滿面。他在年輕的時候便抽上了大烟，癮雖不大，但每天到了一定的時候就得抽幾口，每天多少是有定量的，除非有時悶起來就多抽點兒。因此，大烟倒不會使他怎樣地憔悴。不過額的兩邊和兩頰略為凹陷，把身體弄得消瘦了，皮膚黃而發亮。

他的妻，那獨生子的老母，坐在他的對面，她曾經養過四個孩子，僅存了這最小的一個。他們老夫婦倆把他寶貝得什麼似的。任憑什麼事，她總是應允她的兒子，簡直是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不過，她卻有一點兒脾氣，這從她的一雙烏黑而深沉的

眼睛可以看出來的，要是她被丈夫或兒子所屈服，那便免不了要鬧一場鬩扭。可是此刻，她坐在一張和丈夫一樣的椅子上，默然無語。一個和她年紀相仿的女僕站在一旁，捧着一支水烟筒，當她的老太太抬起手時，她便吹燃手上的紙拇向那已經裝在烟筒上的烟絲燃點，交給她的老太太。於是老太太接過去，吸了兩口，仍歸還給她，照樣的再裝再吸，做着習慣似的動作。既沒有聲響，也不會厭倦。如果偶然有一點烟灰掉落在老太太的灰色綢衣上，她便很小心地用她粗糙的老手替她輕輕拂去。

他們倆的媳婦，坐在她下面的一張椅上，她便是獨生子的妻。不到三十的年紀，雖不怎樣艷麗，但也並不粗俗，她的容貌小巧、潔淨、莊重，一雙手纖小而美麗。這時她手裏拿了一塊粉紅色的緞子，繡着一枝精緻的紫紅色的花，花枝上有一隻綠色的鳥兒。她不時彎下腰去和一個小姑娘講話，那姑娘十歲上下的年紀，坐在她身旁一張小凳上，也拿了一塊棉布，一心一意地學着繡花。她不時歇着外面院子中，那裏有一個約莫七歲的強健的孩子和一頭小羊在玩耍。大紅腰帶繫住了他的天藍色的綢衫，他可以自由地活動。他正在梳着羊毛，一壁格格地笑，一壁抓着一撮草料去飼小羊，等小羊來接時，這孩子跳着望着那小羊呆笨的慌張的樣子，大聲呼歡。屋子裏的小姑娘每聽到這樣的呼歡，便抬起頭來微笑，而她的母親也每次低聲喊住道：「兒呀，注意你自己手裏的事罷。」她的母親和祖母的脚全是裹得小小地，穿着一雙繡花緞鞋，就只這女孩子卻是天足，因為她父親來信關照不許裹足。

這天下午這幽靜的屋子裏雖然充滿着寧靜的空氣，可是實際上沒有一些兒甯靜，各人懷着緊張的期待的心情，兩老懷念着這多年不見的愛兒。妻子懷念着她的夫婿，老爺裝着一副嚴肅的臉，心不在焉的，呆望着那頑皮的小孩兒。老太太轉身問那僕人：「你已經關照廚子晚上燒鴨子麼？」

那媳婦馬上仰起臉來，很恭順地答道：「我已經去看過了，媽，他愛吃的東西全預備好了。」

她看看老太太的茶杯空了，立即起身摸摸那把磁茶壺，還熱着，便斟上一杯，雙手捧給婆婆，又把公公杯子裏的冷茶傾去，換上一杯熱的。然後重行坐下工作。

誰也不能從她那雙安閒而可愛的手，和那抿着的嘴的沉寂裏看出她內心的興奮。不能的，她是那樣沉默地坐着，下午的太陽光從門外射在她的身上，和她光潤而素淡的臉。她穿了一件淡藍色的綢衣服，美麗的娥眉，白皙的皮膚，猶如兩片窄

窄的柳葉覆着一對晶黑的眸子，她的黑髮整潔地梳成一個滴溜溜的包工頭，當中插着一枝金簪，還網上一個網子。她小巧的耳朵，帶着一對玲瓏的金耳環。她不時用舌尖潤着那二片薄薄的嘴唇。

那孩子忽地在院子裏滑跌交了，滿面是淚，伏在地上，等人去撿她。連忙起身奔將出去，把他扶起來，拍去灰塵。這時她的面色便有些變了，她把孩子抱着一會，好言安慰着他。

「快別哭了，乖。你爸爸就要到家了，要是他回來看見你哭，那成甚麼樣兒呢！他出門時，你剛滿一個月，終日到晚哭；他現在回家又看見你哭，那他不會以為你整整的哭了七年嗎？」

這孩子聽着又嘻開了嘴笑了，把衣袖揩着他的眼，她從大襟上扯下她的手帕替他揩乾了眼淚，把他帶進客堂裏去，給他一杯茶。老爺望着那孩子抹小髷，微笑着，用戀愛的聲調說道：

「女兒啊，你撫養大了這樣一個好孩子，我兒子一定喜歡你的，而且我們一定把你服侍我們的一切情形告訴他，一個賢妻良母，一個難得的媳婦兒。在定親的時候我們雖然還不大清楚，可是結了婚以後我們全家都幸福了。」

「可是我們早就知道她家是一戶好人家，」老太太馬上接嘴說，「我時常說着我要給他娶一個富家的好姑娘，決不要這些儘做的固執的鄉下女孩子。不要，我自己就是富家出身，只有她家纔是門當戶對，他家的姑娘全受過好家教的。」

「你來了三十五年了，」老爺笑着說，「可說沒一點錯處，就只沒有把我的孩子統統養活，可是這個我不怪你一個人的壽數是命裏註定了的，我們也沒有辦法啦。」

老太太嘆了一聲道，「可是這最小的一個卻也是最好的一個，願他長命富貴，從前我們可以替他捐個縣官。不過現在的新法兒我可不懂得。」

「我的寶貝是不必担心的，」老爺說的那麼肯定而得意，「憑他的學問，我們不必替他担半點兒心。他真是學貫中西呢。」

他剛停嘴，他們聽見牆門外傳來一片聲音，脚夫挑着行李的紛擾，和那派去接賓的僕人的聲音。另一個聲音也聽到了，這是他們所熟知而期待着的，可是這比他們所記憶的沉深而似乎有點異樣。

「啊，我回家啦！」

老爺聽着這聲音，趕忙站起來，但他遲疑一會，想想怎樣纔最合體通，他又重復坐下等着。老婆婆則雙手緊摀着自己。媳婦連忙喊着她的女兒，站起身，跟在她婆婆的背後，那七歲的孩子怔住了，跑進來拉住了他媽的手。小姑娘拿着繡花布呆呆立着，敲着大眼瞅着大門。可是她媽俯着頭眼睛望着地下，立着不動。

陡的大門開了，她聽見他大踏步地走進來，沉重的步子，他是穿着皮鞋，在院落的石子路上走得囊囊地響。他走進了客堂，先到父親跟前，妻從眼梢頭瞟見老爺站起身，又聽着那青年，她的丈夫叫着「爸爸，爸爸。」

「已是七年了——」老爺說着，話兒忽然斷了，夾着一點哭聲。

「請坐下罷，爸。」那青年說着，不自然地笑着，他給父親斟了一杯茶。「飄洋渡海地，我終於回家啦——您的兒子，平安的回家了。媽在這裏呢。」

老婆婆顫抖地站將起來，把她的手驚喜地撫摸着兒子的臂膊。「但是，袁我的兒，你高了些了，」她說，「我看你是變了些，比從前老練的多。」

「啊，七年的時間是不容我們不改變的哪，」袁清晰而流利地談着，再給母親斟上了一杯茶。現在輪到他的妻了，他站在她的面前，依舊低着頭，她是深明內則，習嫺庭訓的。她凝眸望着地上，她這時瞧見了他腳上的皮鞋和那堅厚而深色的褲子，粗糙而無光，她不認識的外國料。

「哦，」他說了，是一種疏淡而客氣的口吻。「我兒的媽好麼？」

「這真是一個難得的媳婦，袁」老爺突然滔滔地講，「克盡孝道，又忘記孩子的教導，謹慎治家，待僕人們也公道。」

「哦，」袁叫道，「我的兒呢？」

「我在這裏啊，」那小的一個高聲應着，他站停了，鼓着一對圓圓的眼睛瞧着他的爸爸。

袁笑着把他抱起，親熱地叫着，「這就是七年的變化啊！一個剛滿月的好哭的孩子，像一個紅蘿蔔似的，現在變成這樣。」

真的一個好孩子了！」

她這時可以望他了，可是他已經離開她，過去吻着那孩子。是的，他是變了，他是老練了，她的眼睛能够看出這個異點。當她二十四歲出門的時候，他雖又聰明又有學問，倒底還嫌嫩怯，如今卻似乎老成了，身子高了些，面龐也有些異樣。七年的別離的光陰把他改變了。他不時肯定而敏捷地談着，笑着，找不出一點往日畏怯而固執的影子。他現在不再是一個少年了，而是一個成人，是她的主了。她忽然覺得一陣害羞，臉上飛上一朵紅霞，她始終保持着應有的靜默，只推着她的小姑娘上前去。

「兒啊，過去和你爸爸說話啊，」她低聲地講。

那孩子低着頭，笑着，作女兒之扭扭態，直待她的弟弟喊出來，「我的阿姐在這裏呢！」

裏轉過身來，溫存地握着女孩子拿着針綫的手，他說，「我的秀蘭呀，你在做什麼？你自己的鞋子麼？枕套麼？」

「她今年十歲了，」老婆婆便接着講，「正在繡她自己的陪嫁衣裳的。她的媽辛辛苦苦地教導她，所以她也在学习作嫁衣呢。」

那女孩子不耐煩地聽着這些話，她把下唇抿着上唇，低頭下望。她似乎要說什麼話，她母親突然把手按在她的肩上，於是她終於沒有說出口。

這年輕的爸，他沒有回答他母親的話。他張了張口，旋又閉上了，室內突然靜默下來——每個人全在傾聽着別人的話——他終於說了，結束了這不自然的場合，「啊，現在回家真好極了！我先到房裏去洗一下臉，趁了整整三天的小船，正要休息一下。渡過海洋之後，我覺得這三百里路要走三天工夫實在是太慢了。」他笑着走了。

老爺注望着，「三天工夫不算慢呢，」他對妻講，「而且一定是順風了。假便是逆風，要靠人力拉繆的話，就是五天六天也到不了。」

「我每天到廟裏去燒香，」老婆婆肅然答道，「我每天去求菩薩發順風，我給了和尚兩塊銀洋的香火錢。如果風不順，那纔糟呢。」

老爺寬厚地望着她，他從未進過廟，敬過神，他是孔子的忠實信徒，把拜菩薩的事讓婦孺去幹。『目前正是多風的季節，

呢，」他溫和地講。

她聽了這話有些生氣，她抬頭嘆道：

「啊，你老是不信，但我是有求必應的。要是我不到廟裏去，祝禱那我們的兒子在那大洋裏，在那異邦，誰知道他不會撞到什麼岔子。」

「噢，好罷，好罷，」老爺和平地說着，好像這是他們慣辯的老題目。「你儘管信你的神罷，不過我的意思是你在這個季節去求這樣的東西比較容易辦到些。」

晚上，他們吃過了晚飯，袁檢出那些他從國外買來送給他們的禮物，他的妻走進房，這房間如今將爲她夫妻倆所同居了。當他出門後，她因爲感到寂寞，從不會在這間房裏睡過，白天，她依舊把這房間收拾得乾乾淨淨，夜間，她卻帶着兩個孩子睡在隔壁的一間小房裏，有時她就坐在這間空房內繡花，它大部份的時間，是空關着。如今她靜坐在這間房裏等候他進來。他或許要來得很遲吧，他的知友聽見他已回國全來看他，他們在客室內高談闊論着。老爺已命僕人熱酒，本地釀的好的酒，她聽見那班年輕客人們互相談笑，敬酒的酒，「乾一杯啊，大家乾一杯，」大家來敬袁祝他在新都得到要職，祝他的公子，祝他連生貴子，一陣接着着情的狂笑，而她也在这孤室中微笑了，同時覺得耳根漸漸紅漲一會兒，她又聽到筵席已散，最後是羣客連聲告辭。從院子中傳來一片再會的歡呼，夾雜着袁的歡笑。

這時，全屋突然靜寂，她聽見他丈夫從大門口走進來，她聽到他含笑地說着：「喝了這許多酒，明朝一定要頭痛。自從出門後從沒有這樣痛飲過。」

「那末，外國沒有酒的麼？」老爺詫異地問。

「是的，」袁漠然答着，「這種濃酒，我可沒有喝過。我必須讓我的頭腦清醒一下，因爲我還有重要的職務在首都呢。睡罷，明天再談罷。」

「可是你不能馬上就去啊，我兒！」老爺說，「你離家這麼久，我知道你在首都的職司是很體面的，我自然願意你去。不過你離家這麼久了，我們要留你在傢多樂一些時，而且還有你年輕的妻，這些年來她是那樣好，正是她青春時代啊——你

離開她已經有七年了呀！」

他將怎樣說呢？這青春的少婦側耳傾聽着。兩個房間相隔只有一層綢門簾，門是敞開着。他將怎樣答覆那老人家的話呢？他半天沒開口。最後，他說了，正如一個人忘記做了一件應做的事情而忽然想起了似的，「哦，我忘了，在睡覺以前我還要寫一封信。我馬上要去寫了，爸，讓我扶您去坐下，請靠着我的臂膀罷。」

他們的腳步在移動，一個是絲絨鞋拖着緩而弱的步伐，一個是高聲而沉重。房間裏頓時沉寂下來了，她坐着等候他。守着妻子應有的本分，她找到了火柴，燃上一枝蠟燭，重複坐下等着。俯視着地板，她緊握着一雙發冷的手。

他進來了，急促而幽莽地走進來，驚詫地望着她，「噫，你還在這裏嗎？啊，不必等了。」他說，「快去睡罷，我還有一封信要寫呢。」

他自己走到房間一角的書桌邊坐下，這正是他往日預備投考出洋時，他每天坐在那桌邊用功。在這七年之中，她似乎天天看見他坐在那裏。這時，他找了一枝毛筆和一些紙，把筆尖匆促地蘸着墨水。

她依舊靜坐着一會，他帶怒帶笑地丟下了那枝毛筆，「我簡直不能用毛筆了，」他說，「我這許多年全是用着自來水筆。」於是他從口袋內拿出一枝奇怪的金筆繼續寫着。他抬起頭來又看見了她，「好去睡啦！」他帶着溫意地講，「別叫我看着你老是在那裏等我，我不喜歡這個樣子的。」他的聲調又變得急促，「我真着急——我並不是刻薄。我謝謝你的好意，但是，現在我們免了這些無謂的形式去睡罷——」他咕噥着。

這時，隔壁那小的孩子突然哇地哭了。哀驚愕地把眉頭一皺。

「孩子在做夢呢，」她講，「這些年我帶着他睡慣了，離不開我。」

那青年於是展顏說道，「啊，那末快去帶他！今晚我要寫得很晚，還要在日記簿上記一些事。莫叫我打破了你們的習慣——不但是今晚。」

他異常恭順地站起來，她靜靜地望着。他們倆遲疑了一會，她終於像一般女人那樣地把手攏在衣袖內，略點了點頭，說着，「那末請自己安息罷。」

一切浸沉在溫柔與靜寂中，她移動着秀美而輕巧的步子。她摸了一摸那擱在爐上的茶壺，把殘餘的木炭吹紅，又把褥子摺好，把白夏布蚊帳從兩邊銅帳鉤上放下。等茶熱了，給他斟上一杯滾茶。他微笑地點了頭，目不轉睛在寫。她在和婉靜寂之中退了出來。

在沉靜中她脫下她的圍身，洗臉，漱口。先走到房間一角小姑娘睡的那張有帳子的小竹床的床邊去，她拉開帳子，摸摸那孩子落在床邊溫暖的手，她傾聽着孩子均勻的呼吸，她再從桌上擎起燭臺細心地照着帳子裏面的蚊蟲，有一個便捏死一個。於是她小心翼翼地綑緊了帳子，爬上自己的床，小的孩子赤條條地躺着，腹部蓋着一塊小紅布，頸子上圍着一條銀鍊。她用着極溫柔極细心的手法把他的小腿緩緩移動，把他的肥膀子回到身邊，留出一塊地方給她自己睡。她輕微地睡下猶如一個耗子，但孩子仍然動了，她連忙伸過手去輕輕地拍着，孩子感到這習熟的接觸，也就睡熟了，睡得更甜蜜。

可是他的母親始終闔不攏眼，她聽到隔壁一切的動靜。紙兒索索地響，抽着抽屜的聲音。後來，一隻墨水瓶掉在地板上打碎了，她於是聽見他吼了一聲，她所不懂的洋話。當她未睡之前，她把蠟燭吹熄了，深恐它在中夜點完，放出惡劣的氣味，她換上一盞豆油燈。自從丈夫出門後，她就最怕睡在黑屋子裏，如今他回來了，情形與前不同，換上豆油燈也行。可是燈火如豆，黝黯欲滅，一鈎淡淡的殘月不覺穿過了院牆，瀉在這間房內，那燈光顯得格外的微弱了。

『天快要亮了吧，』她終於這樣想。

一會，她聽見他深沉地呼了口氣，起身走到床邊去了。接着是幾分鐘的靜寂，她側耳傾聽。他會叫她麼？但她聽得他爬上那張好響的木床上，一張數十年的老寧波床，他又長嘆一聲。此後，什麼聲響也沒有了。他是睡熟了。而她呢，她依舊把膀子枕着孩子的頭。

第二天早晨，她照常比任何人早起一個鐘頭，深怕驚醒了孩子，她輕輕地爬下了床，在晨光熹微中她拆散了烏黑的長髮，用一把小牛骨梳子梳理着。她坐在一張小小的梳妝臺旁，把鏡子放在恰可以照見她臉部的地位。這桌子是她粧奩裏的東西，也就是她私房產業的一部份，而在她呢，娘家既稱富有，所以她的桌子木料也是很好的，抽屜上全釘了銅拉手。這桌子和她所有的木器一樣收拾得又清潔又光亮。她把頭髮梳得怪光滑，於是分開兩股，一股用絨線紮起，一股盤起來，然後再把她所有的木器一樣收拾得又清潔又光亮。她把頭髮梳得怪光滑，於是分開兩股，一股用絨線紮起，一股盤起來，然後再把她

兩股紐攏，編成一個橢圓形的包工頭，用金簪插住。她用純熟的手法把一個黑絲頭網套上，又從泡花盒裏拿起一個小刷子，抹上泡花，光滑整潔。

門外咳了一聲，她走去接進了僕人送來放在一個小茶几上的一銅盆的臉水。水很熱，她撈起一條手巾洗臉，洗膀子，洗她那白淨的纖手。末了，在臉部輕輕抹上一層粉，她梳妝完畢，她扣上了身上一件瘦小的灰色綢衫的鈕扣，又把褲腰衣服貼貼地摺得繫上了一條白絲褲帶。她穿着一雙平常的青布鞋，她是不愛艷裝的，別的娘兒們要的是金鑽玉，可是她祇要平凡的小飾物，雖是在這樣輕妝淡抹中，並不失去她青春的美體態。婀娜，儀表萬方。她是那樣的嬌小，娉婷，那樣的亭亭玉立，人家不會相信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但她仍是不算得十分艷麗的，她欠活潑些，似乎太冷靜了一點。

她於是走進了廚房，婢僕們已經在爐子裏生了火，早飯米已經下了鍋。『今天早餐吃醃雞，』她吩咐一個年長的女傭，那女傭的手下還管着兩個丫頭——一個在灶下燒火，一個淘米洗菜。

『那末我來切，』女傭答應着。『少爺還要別的好菜麼？』

『他喜吃赤豆皮，不要白的。今天做紅的罷，再預備一點上好的茶。』

此刻，那時候，老婆婆的老女傭拿了兩條潔淨的面巾，一銅盆熱水，一塊紅肥皂。一個丫頭提了一壺新泡好的茶跟在後面。『我們就去麼，少奶奶？』老女傭問着。

『好的，王媽，』少奶奶應着，她便領着女傭們走到老婆婆的房門口，站着，輕輕地咳了幾聲。

『進來罷，』婆婆在裏面叫着，她們進去了。

『媽，您昨晚好睡吧，』她溫柔地講，從丫頭手上接過茶壺，她斟上一杯茶，送到帳門外等待着。一隻枯黃的老手伸出帳外，接了茶，她隨即再倒一杯送進去。她向桌前走去，從烟盒內挑了一些大烟，燃上一盞小烟燈，連着烟斗，烟槍遞過去，一隻雞皮似的枯手又接了進去。於是丫頭隨在她後面退了出來，那老女傭留在裏面。

她每天早晨把這些禮節做得一無差地，然後回到自己的房內，替孩子們穿衣洗臉。但今晨還有一處必須到。在以前，她很自然地給丈夫送上茶，可是如今似乎有些兩樣。他是完全改變了，走進去簡直像闖進一個客人的房。不過，這究屬是她的

職務。她吩咐那丫頭，『再去舀盆臉水，拿那把新錫壺，泡壺綠茶。』

她候着，丫頭轉來時，她接過那壺新泡好的茶，揭開蓋兒，嗅了嗅。於是她走到丈夫的臥房外，咳了一聲，她身後跟着那個丫頭。裏邊沒有應響，她側耳細聽。門關着，她用手掌柔和地輕叩着。

『誰啊？』丈夫突然一聲怒吼。

她被這突如其來的叫聲唬住了，七年以來，她只是服侍兩老，撫養兩小，過着一純不變的生活，自從自己的父母去世後，她也沒有回過娘家一次，這時她簡直記不起這屋裏怎麼平地來了這麼一個魯莽的青年。她簡直記不起一個青年會這樣的嚷了出來。

房門陡的開了，袁站在門內，他睡眼矇矓，頭髮蓬鬆。『這幹嗎？』他突然問。

『你的茶啊，』他的妻嚙嚙地答道。

『茶麼？』他說異了。於是他笑了笑，用手掠着挺硬的頭髮，伸了個欠。『哦，好罷，端進來罷！這七年之中我從沒喝過這早的茶。我簡直把這個忘了。』他望着銅盆上。『這點水怎麼够？』他肯定地說。『我每天早晨要洗一個澡的。』

他的妻奇異地望着丫頭。

『那就弄不少的水啦——爺兒們總是到澡堂子裏去洗的啦，』那丫頭魯莽地說；她剛從鄉下出來的，不懂得規矩，心裏怕犯規，然而常常觸犯了。

少奶奶聽了這丫頭的話有些着惱，她莊嚴地警戒她，『少爺吩咐要什麼，不能違背的。』於是又轉身告訴袁：『水馬上就送來。』

『噯，要是在家裏麻煩麼——』袁漫不經心地說。

『這有什麼麻煩呢，你有七年不在家了啊。』

他並不留意聽她的話，忙着給自己斟了一杯茶，她見他沒有說什麼了，便轉身去照顧燒水。她總覺得這丈夫回家的第一天比較那過去的寂寞的七年是有些異樣。那過去的幾千個日子裏，接到他的來信便算